

■名家茶座

任何社会，只要有人存在，就会有美与丑存在；只要有美与丑存在，就会有审美疲劳与审丑疲劳。

没有美，就谈不上丑；自然，没有审美，也谈不上审丑。在健康社会生态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同理，厌丑之心，人皆有之。当然，此处所论美丑，当符合主流审美审丑标准，既非“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私美，亦非“家丑不可外扬”的家丑。比如，真善为美，假恶为丑；协调为美，失调为丑；男性阳刚为美，女性阴柔为美；等等。多半时候，正是有了丑的反衬，才使得美更加璀璨夺目。左拉名作《陪衬人》向读者呈现的，正是雇佣丑女陪衬“美人”的荒诞故事。

子曰：“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意思是说，和品行优良的人交往，就好像进入了摆满香草的房间，久而久之闻不到香草的香味了，这是因为它和香味融为一体了。和品行不好的人交往，

■八面来风

上海石库门肇始于哪里？

□朱亚夫

石库门，是中西结合、具有上海特色的老房子，通常被认为是上海近代都市文明的象征之一。我国邮电部发行的“民居邮票”中就有它的倩影。

就像北京的民居散落于胡同，近代上海的民居大多分布于里弄之中。有人认为“里弄”是上海开埠后的产物，其实不然。“里”，古代民居聚居的地方。《诗·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毛传：“里，居也。二十五家为里。”《汉书·食货志上》：“在野曰庐，在邑曰里。”古代另有五十户、一百户成里之说。而“弄”，古时称“衙”，如1918年出版的上海地图中，今吴淞路147弄标出一条“猛将衙”，也是古已有之。

在文献中提到“石库门”一词的是松江人韩邦庆，他于1892年用吴语写的的一本著名小说《海上花列传》，内中曾多处提到“石库门”，比如：“呷一口茶，会帐起身，径至咸瓜街中市。寻见永昌参店招牌，踱进石库门，高声问陆善卿先生”。这很可能是“石库门”一词的最早记载。

那么，上海最早的石库门建筑在哪里？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南京条约》，上海等五个沿海城市被辟为通商口岸。英国带头于1845年宣布英租界在上海苏州河南岸建立，这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租界。美国紧随其后，于1848年，在“吴淞江（苏州河）北岸虹口三里之地”建立了“虹口美租界”。因此上海最早的石库门建筑应在此两地。传统观点是位于当年的英租界、今上海北京东路、宁波路之间，河南路东侧的“兴仁里”等建筑，于1872年（清同治11年）建成，此地也为上海最早的石库门建筑群。但2010年6月12日，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就好像进入了卖臭咸鱼店铺，久而久之就闻不到咸鱼的臭味了，这也是因为你与臭味融为一体了。可见，人之所以产生审美疲劳与审丑疲劳，乃至久之被美丑环境同化，原本性属基于生物本能的自然反应和条件反射。

审美疲劳通常表现为对审美对象兴奋减弱,不再产生较强美感,甚而对之衍生厌弃。对婚姻“七年之痒”心有戚戚焉是审美疲劳;厌倦日复一日重复单调生活是审美疲劳;慨叹好莱坞大片千篇一律是审美疲劳;对年年似曾相识“春晚”用脚投票是审美疲劳……想当年,冯小刚贺岁片《手机》中,那位雷人教授不经意间劲爆出一句雷语:“在一张床上睡了20年,的确有点审美疲劳。”不想审美疲劳被之一“雷”撞红,成为热词在社会流行且热度不减。其实,审美疲劳并不意味着美之消亡,而是因为原先美之新鲜感衰减,以及人们生成新的审美需求。审美疲劳非但不是坏事,恰恰相反,得益其倒逼激发动力,审美对象才藉以内生创新焕发新的魅力。事实亦然,配偶之所以挺过“七年之

痒”，是因为不断创造了让对方欣赏的兴奋点；好莱坞大片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制作创新号准了受众的喜脉博；“春晚”持续蝶变刷新创意，也是为了共振观众审美需求嬗变。

审丑疲劳是指，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越来越麻木冷漠，久而久之甚至丑恶颠倒以丑为荣。说到底，审丑本质上归属道德臧否范畴，就是人们依据社会约定俗成共同遵奉的主流价值和道德标尺，对自己或他人行为所作善恶褒贬的道德判断，以达到抑丑扬美目的。历史和现实反复昭示世人，丑恶现象愈少，审丑能力愈强；丑恶现象愈多，审丑能力愈弱。人们之所以产生审丑疲劳，无非是因为，社会丑恶现象过多过剩过强叠加刺激，致使人们对之感应阈值减弱和神经迟钝麻木。比如，对娱乐圈盛产“娘炮”、艺人吸毒、饭圈乱象、流量至上、“耽改”之风等丑恶现象，不少人便产生了审丑疲劳，更有甚者，“脑残粉”们对“爱豆”丑行不以为丑反以为美，甚至迷失陷入向往和效仿误区。

第一个把少女比成鲜花的是

天才，第二个把把少女比成鲜花的是庸才，第三个把少女比成鲜花的则是蠢才。审美疲劳起因于美的事物和美的现象太多，非但不影响美的存在和美的传播扩散，反而会加力美的萌生和创新，进而迸发更多美好事物和美丽风景。审丑疲劳发端于丑陋事物和丑陋现象过滥，不仅无助其衰减和消亡，反而会加速其传染扩散，进而形成美丑事物此消彼长，甚至以丑为美的价值颠覆和认知倒错。作如是观，审美疲劳并不可怕，审丑疲劳才可怕。因为，审美疲劳定会使人们创造美发现美，而审丑疲劳只会促使丑陋倍增丑态百出；审美疲劳不会导致溢丑增陋，审丑疲劳必然引发“礼坏乐崩”以丑为美。

2021年娱乐圈流年不利丑闻重重，多位当红艺人事业“翻车”，其中，“顶流明星”吴亦凡因涉嫌强奸罪被捕，最让人瞠目结舌“不知今夕何夕”。请问，“银样镞枪头”吴亦凡的悲剧，到底是他一个人审丑疲劳的自作悲剧呢？还是无序资本、无良平台、无脑拥趸和无为监管，集体审丑疲劳的共作悲剧呢？



徐家匯教堂

胡海明

■灯下漫笔

司马迁《史记》的另类解读

□沈 栖

薄，那么，死了也会遗恨无穷。如此挑战皇权，以死抗争，实属难能可贵！

众所周知，司马迁所得的惩罚是宫刑。毋庸置疑，侮辱性地用刀切割这位史官的生殖器，完全是为着满足“定于一尊”的皇帝暴虐的私心。

按历史学家分析，当时司马迁倘若不愿接受官刑，也可以选择死刑。倘若这一“两难”存在的话，那么，前者是生（当然是耻辱的苟活），后者则是一刀毙命。司马迁面临生死或死的极为艰难的抉择。“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蚊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交就死耳”。司马迁清醒地认识到：绝不能以一死来成全皇帝的威严对自己的人格和存在价值的彻底抹杀，即使受尽人间耻辱也要在抵达生命终点前为世间留存一段足迹。这个足迹就是有待完成的《史记》。司马迁并非贪生怕死，而是立志以完成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来“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著名学者王元化说：“每读《史记》，总是展卷方诵，血脉已张。”这是因为司马迁创作《史记》始终处于这么一种状态：“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对司马迁而言，死可以旋即结束一切，“要之死日，是非乃定”，但他心系那部未完成的《史记》，始终将为世留下《史记》视为对皇帝淫威和自己残酷命运的一种反抗。

历史学家徐复观在《论〈史记〉》中评价：司马迁“使后人得透过由专制权力所散布的虚伪的历史资料以把握历史的真实。”这一“历史的真实”当然包含着某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死亡场面。

纵观《史记》，这类催人泪下、感人亢奋的壮丽的死亡场面比比皆是，诸如：屈原披发徜徉，抱石沉江；荆轲悲歌易水，一去不返；项羽破釜沉舟，拔剑刎颈；李广不堪受辱，横刀自刎……这些饱蘸慷慨激情的描写，每每震撼人心！在我看来，这不止是他以“历史的真实”完成了对历史事件的客观描述，它本身也蕴含着司马迁自己对死亡的心理体验。

家风家教

□马千里

法官手记

□陈庆贵